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李金超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著雍執徐十一月凡四年

宋紀一百四十七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初榮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黄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

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啓以皇姪入内小學九年正月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丞相賈似道請為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奬諭癸酉直學士院留夢炎疏留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貔孫等亦請改命不報甲申蒙古詔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處死乙酉以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辛丑朔官軍與

蒙古元帥安圖戰於釣魚山而敗沒戰艦百四十六艘

甲辰蒙古初立宮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

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　庚申

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

端明殿學士王爚僉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

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户工仍各為一部　甲

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

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蒙古以同知東平路宣慰使寶

哈丹為平章政事山東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　蒙古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録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三月甲申葬大行皇帝於永穆陵　丁亥蒙古勅邊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五市括民閒南貨官給其直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

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趣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闕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聞奏　乙巳追命史彌遠為公忠翊運定策元勲　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

米價髙即發廪平糶以為常　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恤災或遇霪雨雪寒咸賜如上數　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馬廷鸞僉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于興元　丁卯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户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六月

乙酉名先帝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廸功郎鄧道爲韶州相江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惇頤　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　癸亥以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　八月己卯蒙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爲中書右丞相巴延爲左丞相安童時年二十一巴延巴林部人父曉古台世襲其部左千户從宗王錫喇烏開西域巴延因長於西域至元初錫喇烏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

貌偉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盖賢之勑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為巴延婦不懃爾氏矣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蒙古元帥阿珠率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　戊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生燕王真金子也母鴻吉哩氏　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

賢能者各上其名録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嚴鄉舉擇守令黜貪汚讞疑獄任儒師修役法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於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

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一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茍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

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為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

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

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持循奸人因以為姦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

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

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感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

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寛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

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
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
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
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
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
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
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

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茍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猒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

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蒙古主嘉納之衡每見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世罕得聞　十一月乙未皇少保保寧節度使致仕乃裕卒贈少傅追封臨川郡王　辛丑以禮部尚書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干

人命尚書嚴思範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為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别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並從之

己丑蒙古瀆山大玉海成勅置廣寒殿

二年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哈瑪特為使

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

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範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復為中書左丞史天澤為樞密院副使癸未蒙古主如上都甲申蒙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詔郡守兩年為任方别授官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

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　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脩德後世怵邪説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嘉納之　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田為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　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包恢僉書樞密院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知隆興府時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

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誣以不孝
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
託夫忌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
之使人邀置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
江先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飲
者外戚近習耳　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南穆哈為北
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運司　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
副使王仲仁督造戰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

勸分諸藩邸發廪助之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穉良心詔從之　蒙古以張德輝叅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覩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

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蒙古主問德輝曰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斂以毒天下使民如蹈水火其為害盖尤甚也　丙午

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　八月癸亥蒙古賜丞相巴延第一區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黒達禮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賜書通問結好詔高麗導使至其國　九月戊午蒙古主歸自上都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安圖巴延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珠齊察哈岱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　壬午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

弓千張矢六萬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濬御河立漕倉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有不便於民者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尋卒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為中書左丞相蒙古詔禁天文圖讖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葵卒謚忠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以薩達齊伊蘇岱爾等僉行中書省事　丙戌上先帝謚曰建道

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
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
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
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古蹟使水
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
當於京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
漲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

以澧西山木石初　蒙古使者郝經在眞州嘗上表於
帝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誤
國皆數上書於帝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
歸國皆不報至是凡七年從者怨鬬死者數人經獨與
六人處别館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
事知慶元軍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常挺僉
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　癸

卯冊妃全氏為皇后　蒙古勑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蒙古禁僧官侵理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辛卯蒙古以趙璧為樞密副使戊午蒙古城大都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二月已未復廣安軍詔改為西寧軍

庚申蒙古以紐赫訥台復為平章政事阿里復為中書右丞　乙丑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

切事不闕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汙安置建昌軍籍其家蒙塤之子也　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為弘文院　丁亥蒙古主如上都　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安圖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

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詔以安圖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同議省事　丁巳蒙古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宮城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古勅上都重建孔子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

嚴糾劾　六月壬戌以沿江制置大使馬光祖參知政事　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爲中書左丞相呼圖塔爾耶律鑄並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廉希憲降中書左丞阿里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　癸酉進封美人楊氏爲淑妃　己卯知樞密院事王爚罷知慶元府蒙古以高麗不能導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秋八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主榮王祀事　辛未以留夢炎爲樞

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以沿海制置使葉夢鼎爲

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似道分任利

州路轉運使王价以言去及价死其子䎖求遺澤夢鼎

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

不為陳自强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

食未嘗求進汝强與之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

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屬臨安尹洪燾求

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丁丑蒙古封皇子呼格齊為雲南王　是月蒙古都元帥阿珠冦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我師邀之襄樊閒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虚寨設疑火夜半我師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　九月壬辰蒙古作玉殿于廣寒殿中　乙未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

戊申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安南國王陳光昞

遣使貢於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
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嚕噶齊統治之　癸丑蒙古
主歸自上都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
遂寢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
疏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疊降而
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戚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
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

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攻拭之旨已下駮奏未幾而搥出之徑己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容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廕叙格

十一月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禄大夫　庚戌

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南京宣慰使劉整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為强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　丁卯臺臣言叙復觀文殿學士皮龍榮貪私傾險嘗朋附丁大全乞寢新命詔予祠祿　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

江嘉興上户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主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賈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而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説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

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筭奸弊轉生乆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税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令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

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大興而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侵漁於耕者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初猶弛力後以誘之其

終不免於抑配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賈似道當國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名為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額曰報忠　庚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　乙巳樞密使留夢炎罷知潭州　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輒引去以為髙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

臣嘗勇去以為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亦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髙尚使人疑於負朕　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縣每户輸金嵗四千　三月甲寅蒙古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嚕噶齊者回回輝和爾奈曼唐古人仍舊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為

東宫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為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鐫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録并繫跋真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吕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

止奪官爵　丙申右正言黄鏞言今守邉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癸亥蒙古都元帥伯嘉努陷嘉定之五花石城白馬三砦　壬申賜禮部奏名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六十四人及第出身　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毋私

相易田逢者以盜賣官田論　蒙古濟南人王保和以妖言惑衆謀作亂敕誅首惡五人餘勿論　甲申蒙古阿珠言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征進從之　己酉蒙古封諸王錫喇濟為河平王　秋七月癸丑蒙古置御史臺以右丞相塔察爾為御史大夫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他人朕當爾主尋勅中書樞密院凡有事與臺官同奏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

秀諳蒙古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多爾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耽羅别造船百艘以伺調用　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乘輿伏誅　蒙古以劉整為都元帥與阿珠同議軍事九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鹿門山

遣使以聞許之於是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㦧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阿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我軍援襄者皆不能進　丁巳蒙古勅長春宫修金籙周天大醮七晝夜建兗廟及后土太寧宫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命黒達殷弘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髙麗遣人導送期

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史天澤為樞密副使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皇子憲生　參知政事常挺
罷尋卒　己卯蒙古置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
事阿里行省事　庚辰蒙古以御史中丞阿里參知政
事　庚寅蒙古勑從臣録毛詩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
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
遺失詔即以和禮哈遜圖呼喇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為太

保如故　十一月己酉蒙古簽河南山東邉城附籍諸户充軍　庚申襄陽軍攻蒙古沿山諸寨為阿珠所敗死者甚衆　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部吏隆寒旅瑣可閔詔吏部郎長貳郎日日促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臣言立臺數月發擿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十萬石錢物稱是詔褒諭之　十二月丙戌僉書樞密院事包恢罷　癸巳命建康府建南軒書

院祠先儒張栻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八 起屠維大荒落正月盡玄黓涒灘十二月凡四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五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

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飢民德之如父母　戊午蒙古阿珠率衆侵復州德安府荆山等處掠萬人而去　右丞相葉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辭不拜　以馬廷鸞參知政事　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蒙古括諸路以益襄揚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拉齊往經畫之天

澤至呂文焕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現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為久駐計　蒙古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令縋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内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己丑蒙古

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尋又詔立諸路蒙古字學各置教授　三月丙午蒙古自白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鹿門山　己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制張世傑

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於赤灘浦敗績世傑蒙古萬戶張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己黜堂吏以泄其憤　己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己酉知樞密院事馬光祖罷　乙卯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
仕者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
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
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
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之
弾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訃震悼贈
少師謚文清　六月庚辰皇子昰生母淑妃楊氏　秋
七月癸酉蒙古立國子學　沿江制置副使夏貴襲蒙

古阿珠於新郢敗績初貴率衆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與吕文焕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没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為蒙古萬戸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没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九月丙寅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

福　辛未蒙古以呼拉齊史天澤並平章政事阿里為中書右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薩達齊行陝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而立植弟安慶公淐蒙古遣使往其國詳問條具以聞　冬十月己卯蒙古定朝儀服色　蒙古斡朶斯巴哈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至奉權國王淐表訴國王植遘疾令弟淐權國事丁亥詔遣兵部侍郎黑達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名植淐及林衍俱赴

闕命國王圖輦格以兵壓其境趙璧行中書省於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附於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高麗國王植遣其臣朴烋從黑達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乃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蒙古築新城於漢江西　十二月癸酉少師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謚武忠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為

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己丑蒙古作佛事於太廟
七晝夜
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
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芝至文虎遺書賈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
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為福州觀
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
倖擊鞠飲宴以取旨未至為辭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

律鑄右丞相廉希憲並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内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特贊瑪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茍免耶

遂與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孥宴樂耳蒙古主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哈瑪特愧而退希憲嘗有疾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蒙古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克岱爾為中書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為中書左丞制國用使阿哈瑪特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言以功利自負蒙古

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專愎益甚尚書既立詔凡銓選各官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中書然後聞奏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圖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

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甲寅高麗國王植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改西京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以蒙古為安撫高麗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酉頒成天歷　丙寅以廣東經略安撫使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同僉書樞密院事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

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二月辛未蒙古以前中書右丞相巴延為樞密副使　甲戌蒙古築昭應宮于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宮觀劉秉忠博囉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丁丑蒙古以歲饑罷修築宮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廵行勸農司

乙未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爲萬戶張弘範等所敗　高麗國王植朝於蒙古蒙古令國王圖嚕格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爾任一天巽爲其國達嚕噶齊護送植歸國仍下詔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寛宥有能執送衍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

改諸路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與劉整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　蒙古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新有同僉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

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及此反道也帝以語問哈瑪特問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壽張申屠致遠為學官致遠初與李謙孟琪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濮奇實伊台薦為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稾於宰相天

祥獨不循此例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别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被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隕黒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權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皆出降已遷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是月官軍及蒙

古陝西僉省伊蘇岱爾嚴忠範等戰於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都統牛宣為蒙古所獲隘三砦虜掠人民及馬牛戰艦無筭　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丙申蒙古主籍田于大都之東南郊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八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陽詔賈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

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宫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宫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

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黄萬石為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往襄樊備禦賜犒師錢一百五十萬　台州大水己卯詔發倉米三萬餘石以賑之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　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四千餘石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五萬餘石民田租四千八百石　乙未僉書樞密院事陳宗禮罷尋

卒諡文定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廵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囉兼大司農卿安童言孛囉以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非細事朕深喻此故令孛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隷大司農司蒙古以趙良弼為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丁未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内附於蒙古　辛酉蒙古建大獲國仁王寺於高梁河敕更定僧服色　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

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栅灌子灘以絶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絶糧援不繼

七年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昰為建國公　己卯蒙古以同僉河南行省事阿里哈雅參知尚書省事　丙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略地珍島與林衍餘黨遇多所

乇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為之備　二月丁酉蒙古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宫城　己亥蒙古移陜蜀行中書省于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京行省事趙璧為中書右丞　甲辰蒙古命呼圖克岱爾持詔招諭高麗林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寶哈丁王傳庫庫岱等謀毒殺皇子雲南王呼格齊事覺並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匿及誣

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以老疾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

幼穉衛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蒙古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為豳國夫人鞏德祿追封德育公　夏四月壬寅高麗鳳州經略司忻都遣人詣蒙古言逆黨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與呼琳

齊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簽軍征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於湍灘軍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為蒙古所獲五月乙丑蒙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薩達齊鄭鼎率諸將水陸並進以趣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巴哈出瀘州奇爾濟蘇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己巳蒙古修佛事于瓊華島　己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　高麗忻都上表於蒙古言珍島賊徒

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奏名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身　六月甲午蒙古敕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由尚書省其干錢糧者議之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州文學　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趣會湍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城五河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

新城賜名安淮軍　秋七月丁丑詔以張栻後人義倫補將仕郎　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為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兵出興國攻蒙古百丈山營為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人　八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九月己丑皇子㬎生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

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封臨海郡王　十一月乙丑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辛亥初置士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籍士人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駮曰此文

身者事聞被時邉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初陳仲微為江西提刑忤賈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禄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　甲寅元以尚書省遷入中書省

八年春正月甲子元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平章尚書阿合瑪特張易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參知尚書省事張惠為

中書左丞參知尚書省事李堯咨敵珠爾丹並爲參知中書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省六部爲四改稱中書辛未皇子昺生　二月庚寅元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左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寅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没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遺以

旌廉吏　甲午元命阿珠典蒙古軍劉整阿里哈雅典
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於大都　戊申元主如上
都　三月甲戌元阿珠劉整阿里哈雅陷樊城外郛守
將堅閉内城阿珠等增築重圍以困之元賑濟南路饑
夏四月辛巳元敕脩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
民　元賑大都路饑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吕文
煥竭力拒之城中稍有積粟乏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
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

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為
蘄泗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絶至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
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鈞州河口以守要津庭
芝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鈞房即其地造
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虚
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
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
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

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鋭斷鐵絙攢栰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絶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

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六月壬辰夜元大都大雨壞牆屋壓死者衆　丙申徙皮龍榮於衡州龍榮舊宫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少有志略精於春秋性伉直故卒為似道所擠死　丁酉以吏部尚書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　發錢千萬緡

命京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貯　己亥元
山東行樞密院達實奏攻破宋漣州射龍溝五港口鹽
場白頭河四堡斬首三百級俘獲人牛萬計　辛亥臺
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𦾔設都官團長等虐名尚
在占恡常役為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
罷之　高麗國王禃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月元集
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　壬午元和爾郭斯奏蒙古字
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有畏

吾字詔自今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乙巳元主歸自上都
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於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九月貴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

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鈞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

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於檀門關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考異此事薛鑑連叙五月下非也今據元史世祖紀改正

辛未有事於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詣景靈宮將還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

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自是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月丙戌元封皇子僧喇格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分地　癸已元以趙璧為平章政事張易為樞密副使　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馬廷鸞抗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乙卯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

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米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丁卯元城光州　己巳元發兵伐耽羅　時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荊湖制置使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帝從之遣永寧僧賫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入元境事覺元主勑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

中入見元主曰此宋人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軍中誅求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元阿里哈雅奏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元主以為然會回回人伊斯瑪音創作巨石礮來獻用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

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
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勒令
致仕　是月遣將昝萬壽攻成都元僉省嚴忠範出戰
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元以罪在主將免世
英等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九起昭陽作噩正月盡閼逢閹茂十二月凡二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為屻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哈雅以回

回人所造新礮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

柬創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

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

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

煥植大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

此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

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鋭師薄樊城城遂陷天順仰

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

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
民居燒絶街道冒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
福見之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
文虎之猶子冨霍丘人也　二月甲申詔為郢州統制
張順立廟荆湖賜額曰忠顯官其二子　庚戌京西安
撫使吕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絶撤屋為薪
緝闠會為衣文煥毎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
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邉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

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以大捷奏然朝廷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哈雅師總管索多等移破樊攻

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堅甲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己為先鋒阿珠入襄陽阿

里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陽大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庚申四川制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藁一帙內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辛未元劉整請教練水軍五六萬及於興元金洋洲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從之　癸酉元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張惠為中書右丞是日元主如上都　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落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邉報之獘　元立皇子燕王珍戩為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

柬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賛善勑両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太子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板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夏四月詔以范天順牛富死節襄樊官其二子賜土田金幣　甲申以汪

立信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　辛卯以趙溍為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於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為請召姚樞許衡圖克坦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乗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以史天澤阿珠阿里哈雅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哈丹達實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守正陽天澤等陛辭詔諭以襄陽之南多有堡砦可乗機進取仍以鈔五千錠賜將士及賑新附軍民五月

月壬子元定內外官復舊制三歲一遷　戊辰元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疏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　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賈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六月前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左藏東

庫褰材望上書言邊事大可憂者七急當爲者五不報

己丑刑部尚書兼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癸卯京湖制置司汪立信奏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

衘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或可少贖其愆輿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羈管　時國勢危急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狹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

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
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懟責之辭少或謂
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
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
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
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
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旻旒朱輪
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

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諂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喋無敢議是以下至器

仗甲馬衰颯危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栅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鬭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戲近目睫矣唯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似道大怒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里哈雅不相能分軍為二各統之　元高麗經略忻都等以兵入耽羅撫定其地詔以賈里伯為耽羅等招討使尹邦寶副之　初元趙良弼使至日本其太宰府官來索國

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及是始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元主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閏月丙辰前臨安府司法梁炎午陳攻守之要五事不報　辛未元勅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秋七月元阿哈瑪特等屢毀漢

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主國學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從之有尚資識絶人篤志於學在衡門號髙弟子其學以誠為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皆服其為有道之士　元人城馬驂山知合州張

珏擊走之初蒙古兵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敝甚珏外以兵護耕内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朞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帥兵築之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珏善用兵出竒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隷有功必優賞之

有過雖至親必罰故人人用命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九二十二人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陳宜中同僉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元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元西蜀都元帥伊遜岱爾與皇子西平王奥嚕齊合兵攻建都蠻擒酋長下濟等四人獲其民六百建都乃降　十一月壬午封皇子㬎為嘉國公　以李庭芝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為江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

奕為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庭芝之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擢分閫　起前直學士院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請禁農民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

米凡五十四萬餘石

十年春正月壬午城鄂州漢口堡　戊子福建安撫使

江萬里以疾辭職任詔依舊職奉祠　庚寅城鄂州沌

口西岸堡　丁酉元長春宮設周天金籙醮七晝夜

乙巳雨土　丙午元免于闐采玉工差役　是月賈似

道毋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

道起復似道遂還朝　元阿里咍雅言荆襄自古用武

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於往昔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圖巴延都督諸軍則四海會同可計日而待臣老矣猶足為副元主曰巴延可以任此事阿里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　二月巳酉趙順孫罷為福建安福使　壬申元造戰船八百艘于汴梁　元主如

上都　三月庚寅元遣鳳州經畧使實都等將兵伐日本戰船凡大小九百艘軍萬五千人　辛卯元改荆湖淮西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巴延史天澤並為左丞相阿珠為平章政事阿里哈雅為右丞呂文煥為參知政事行省事于荆湖哈達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達實董文炳並參知政事行省事於淮西　夏四月乙卯封皇子昺為秦國公　五月丙申元以皇女和塔拉奇爾黙色下嫁高麗世子王愖　壬寅張珏表請城馬騣虎頭

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　六月庚申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悛此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

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竒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於嘉福殿年三十三嘉國公㬎即皇帝位帝自為太子以好内聞既立耽於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及崩賈似道入宫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皇太后臨朝聽政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是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寖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甲申封皇兄建國公昰為吉王皇帝承國公昺為信王詔賈似道依文彦博故事獨班起居　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起以生日為天瑞節

初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翫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莅東西二府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爭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乙未元巴延出師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
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八月丁未元史
天澤言今大師方興荊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既不相
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元主是其言復改淮西行
中書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
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　癸丑大
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數
元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

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諭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　甲寅元弛河南軍器之禁　是月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疏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春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至是無疾端坐而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愼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遣官護其喪還葬大都謚文貞

成宗時改謚文正　九月元左丞相河南行省巴延會
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丙戌巴延與平章行省阿
珠由中道循漢江趣郢州萬戸武秀為前鋒遇水潦霖
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
耶使一壯士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盐山距郢
州二十里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
郢城在漢南横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
凡要津皆施栰設守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

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鋭皆萃于三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黄家灣堡堡西有溝南通藤湖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吕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巴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黄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騎　巳亥賜禮部

奏名進士王龍澤以下及第出身　元主歸自上都

冬十月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　乙丑以章鑑同

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事　元軍之去郢也

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

巴延手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餘軍皆潰元軍進至

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

焚榜巴延復命呂文煥至城下招之亦不應丙寅日暮

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陷

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都統制邊居誼力戰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吕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還會總制黄順副總制任寧相繼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已已元總管李庭攻陷外堡諸軍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

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馬居誼舉家自焚

巳延壯居誼購其尸觀之遂殺虎臣大用居誼隨人初

事李庭芝積戰功擢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詔立廟死

所　閬中地震　十一月浙東安撫使馬廷鸞力辭去

戊寅詔依舊職奉祠　詔為趙文義與其兄文亮共立

廟揚州賜額曰傳忠　初李庭芝帥淮南聞進士鹽城

陸秀夫名辟置幕下主管機宜文字秀夫性沉靜不求

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無一語或時宴集

府中矜莊終日未嘗稍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時稱得士多者淮東第一號小朝廷及是以秀夫為淮東制置司參議　丙戌以王爚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從賈似道請也
元巴延軍逼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巴延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阿里哈雅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

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時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京湖宣撫使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阿珠部將馬福言自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巴延乘間遣阿喇罕將奇兵自漢口開垻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垻引船入淪河

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虚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亟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討定乙卯遣阿里哈雅督萬户張

弘範等進薄陽邏堡夏貴率衆援之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四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自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於岸力戰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

阿珠渡江大驚引麾下二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陽邏堡遂陷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議師所向或先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巳未焚戰艦三千艘煙燄漲天城中大恐時朱禩孫帥師援鄂道聞陽邏堡之敗夜奔還江陵

庚申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鄂恃漢陽為蔽及禖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吕文焕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權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州降元程鵬飛亦以其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史撤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

衆與阿珠東下趣臨安阿里哈雅戍鄂禁將士無得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一菜者民大悅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陷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黄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元賜太一真人第一區仍賜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

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黄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時沿江諸郡皆吕氏舊部曲望風欵附　李庭芝遣兵入援　是歲元諸路蟲災凡九所發米七萬五千石粟四萬石以賑之　是歲元主謂秦蜀行省平

章薩達齊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薩達齊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托呼嚕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薩達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為備薩達齊聞之乃遣其子訥蘇拉丹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

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顧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
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薩們位哈鼎等
至薩達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訥蘇拉丹偕來視
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覲
者大駭乃設晏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
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王親臣未
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
王未敢擅受令一人先還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

薩達齊所為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九